

「二牛，那你先給他起個名字好不好？」

「名字？誰的名字？」

春花忍無可忍地回轉身來，凸出的大肚皮使這位莽漢如夢初醒，他望着一對向他凝視着的哀怨含淚的大眼睛時，不禁有點歉然地：「春花，你突然一問，把我問傻了呀……名字……我這個粗人那會起名字呢？……啊，那就叫他小牛好不好？將來我要帶着我的小牛上山去！」

「假如是女的呢？」

「女的？不會是女的……要是女的，就隨便給她起個什麼芳什麼花好了，像你一樣！」

「好！那麼二牛你慢一步再進來，讓我先回去！」春花吃力地加快腳步，不顧西北風的迎面撲打。

風急雲變，隔鄰朱老太太的木魚聲忽然大作，也許是她的晚課開始了，也許在為她的小兒子誠意祝禱！

這兒的女人們同樣的柔情似海，但她們大多數都是鼓勵丈夫兒子上山去謀生活——和他們世代的祖先一樣。

這兒的男人們並非全是鋼鐵硬漢，但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們上山的興趣。

要走了，村子裏年青力壯的男人們都要上山去了，家家堂前紅燭高燒，香烟嫋嫋，人人都像是喜氣洋洋，在一片喜氣洋洋中，總顯得有點沉默，但像是有點沉重。孩子們翻着不懷世事的幼稚的大眼睛，懼怕地時時在大人們臉上搜索着。老人家則滿臉歡笑，盡量說些自己認為大吉大利的古老話。年青的媳婦嫂子們，她們在一遍一遍地查點丈夫帶上山去的必需品，惟恐給遺漏一件。丁二牛的母親端莊地坐定堂前，命令春花檢查二牛的布袋，一面發問着：

「鮮肉腿煮過了沒有？」

「煮過了另外包起來了！」

「不會煮得太熟罷？」

「沒有太熟，我知道！」

「準備好的老公雞呢？」

「在廚房！」

「拿來！」

春花自廚下一手提出一隻綑縛好的尚在掙扎的大公雞，一手拿着一把菜刀，一齊呈交給婆婆。做婆婆的接過公雞，命令她為牠解縛，然後熟練地捏過頸子，再扳上一隻脚，正待舉刀，忽然怒視春花：「怎麼了？錢紙呢？」慌得春花連忙自桌上拿過三張大錢紙鋪在地下，婆婆手上的刀輕輕一拉，老公雞的鮮血立刻橫流，那一點一滴的雞血，浸濕了三張錢紙，染得又紅又腥，然後小心地把它摺攏包好，也塞到布袋裏面：「二牛，祭拜山伯公的時候，把它拿出來



(三) 繁露

「我知道，媽！」

「早點過去罷，二牛！到戚公公家去齊集。記得，一切都要聽他的話，他是頭領！」

「我馬上就過去，媽……我！」

「孩子，你還有什麼話要跟媽說？」母親的語氣親切溫和。

「春花……春花她正月臨盆，我不在家，媽，您老人家……您老人家辛苦多照應點！」二牛總算費力地說了出來。

母親斜視了一眼站立在門角邊的春花，春花低頭跑進房去。

「二牛這些事情你不用管，媽自然會照顧她的。你倒是多管管自己的事情，多注意自己的身體！」做母親的不願再在這個當口來責備兒子，雖然她恨不得痛罵他一頓，居然在上山的時候還忘不了老婆，直擔心老婆要生產，太沒出息。可是她終於忍下去了。

「那麼我走了，媽！您這次要帶什麼東西？」

母親含笑搖頭：「不要什麼東西，帶枝金耳爬來罷！」

「好，我一定帶回來！」二牛輕巧的把東西上了肩，屋子裏不見了春花，不覺悵然地：「春花呢？」

「你走罷！春花去忙她自己的事去了！」

二牛不敢再進內室去告辭，只看了房門一眼挑起擔子走了。

「二牛……」母親不自覺地追上一大步

「還要買什麼嗎？媽！」二牛回身，一張健康誠樸的大方臉，顯出孩子般的稚氣的笑。

「不買什麼，小心身體，二牛！」

「放心罷，媽，我又不是小孩兒！」二牛裂開嘴巴笑了笑，提起穩健的腳步又走了，心想：「我都快做爸爸了，媽還把我當作孩子看呢！再有十五年，我小牛也要跟我上山了！」他越想越得意，腳步也加快了些。

呆立在門前的母親，似有所失地直視着前面，任陽光刺激她的雙眼，任寒風戲弄她的白髮。

「上山了！走了！」許多人在呼喊。

「爸爸上山去了，爸爸說要買洋槍給我玩的！」孩子們在歡談着。

「記得帶生髮油啊，還有香粉！」女人尖銳的一遍又一遍的重復叫着，囑咐着。

「大哥，我要繡花鞋，一雙繡花鞋！」誰家的大姑娘也夾在中間湊熱鬧。

丁二牛家的一扇小窗前，靜靜地呆立着他的妻子春花，她透過模糊的淚眼，看到了行列中的二牛，她的視線跟隨他的脚步，直到他消失在很遠很遠的村前的轉角處。(待續)